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負情儂傳 負情儂傳

萬曆間，浙東李生，係某藩臬子，入資游北雍，與教坊女郎杜十娘情好最殷。往來經年，李資告匱，女郎母頗以生頻來為厭。然而兩人交益歡。女姿態為平康絕代，兼以管弦歌舞妙出一時，長安少年所借以代花月者也。母苦留連，始以言辭挑怒，李恭謹如初。已而聲色競嚴。女益不堪，誓以身歸李生。母自揣女非己出，而故事：教坊落籍非數百金不可，且熟知李囊中空無一錢，思有以困之，令愧不辦，庶自亡去。乃翰掌詬女曰：「汝能從郎君措三百金畀老身，東西南北唯汝所之。」女郎慨然曰：「李郎落魄旅邸，辦三百金不難。顧金不易聚，倘金聚而母負約，奈何？」母策李郎窮途，侮之，指燭中花笑曰：「李郎若攜金以入，婢子可隨郎君而出。燭之生花，讖郎之得女也。」遂相與要言而散。女至夜半悲啼，謂李生曰：「君游資，固不足謀妾身，然亦有意於交親中得緩急乎？」李驚喜曰：「唯！唯！向非無心，第未敢言耳。」明日，故為束裝狀，遍辭親知，多方乞貸。親知咸以沈緬狹斜積有日月，忽欲南轅，半疑涉妄，且李生之父怒生飄零，作書絕其歸路，今若貸之，非為無所征德，且索負無從，皆援引支吾。生因循經月，空手來見。女中夜歎曰：「郎君果不能辦一錢耶？妾褥中有碎金百五十兩，向緣線裏絮中。明日，令平頭密持去，以次付媽。此外非妾所辦，奈何？」生驚喜，珍重持褥而去。因出褥中金語親知。親知憫杜之有心，毅然各斂金付生。僅得百兩。生泣謂女：「吾道窮矣，顧安所措五十金乎？」女雀躍曰：「毋憂，明旦妾從鄰家姊妹中謀之。」至期，果得五十金。合金而進。媽欲負約，女悲啼向媽曰：「母曩責郎君三百金，金具而母失言；郎持金去，女從此死矣。」母懼人金俱亡，乃曰：「如約。第自頂至踵，寸珥尺素，非汝有也。」女欣然從命。明日，禿髻布衣，從生出門，過院中諸姊妹作別。諸姊妹咸感激泣下，曰：「十娘為一時風流領袖，今從郎君藍縷出院門，豈非姊妹羞乎？」於是，人各贈以所攜。須臾之間，簪衣履，煥然一新矣。諸姊妹復相謂曰：「郎君與姊千里間關。而行李曾無約束。」復各贈以一箱。箱中之盈虛，生不能知；女亦若為不知也者。日暮，諸姊妹各相與揮淚而別。女郎就生逆旅，四壁蕭然，生但兩目瞪視几案而已。女脫左膊生絹，擲朱提二十兩，曰：「持此為舟車資。」明日，生辦輿馬出崇文門，至潞河，附奉使船。抵船，而金已盡。女復露右臂生綃，出三十金，曰：「此可以謀食矣。」生頻承不測，快幸遭逢，於是自秋涉冬，嘔來鴻之寡儔，詭游魚之乏比，誓白頭則皎露為霜，指赤心則丹楓交爇，喜可知也。

行及瓜州，舍使者餘艖，別賃小舟，明日欲渡。是夜，璧月盈江，練飛鏡寫，生謂女曰：「自出都門，便埋頭項；今夕專舟，復何顧忌？且江南水月，何如塞北風煙？顧作此寂寂乎？」女亦以久淹形跡，悲關山之迢遞，感江月之交流，乃與生攜手月中，跌坐船首。生興發，執卮，倩女清歌，少酬江月。女婉轉微吟，忽焉入調。烏啼猿咽，不足以喻其悲也。有鄰舟少年者，積鹽維揚，歲暮將歸新安，年僅二十左右，青樓中推為輕薄祭酒。酒酣聞曲，神情慾飛，而音響已寂，遂通齊不寐。黎明，而風雪阻渡。新安人物色生舟，知中有尤物。乃貂帽復絢，弄形顧影。微有所窺，即扣舷而歌。生推蓬四顧，雪色森然。新安人呼生稍致綢繆，即邀生上岸，至酒肆論心。酒酣，微叩公子：「昨夜清歌為誰？」生俱以實對。復問公子：「渡江即歸故鄉乎？」生慘然告以難歸之故：「麗人將邀我於吳越山水之間。」杯酒纏綿，無端盡吐情實。新安人愀然謂公子：「旅靡蕪而挾桃李，不聞明珠委路有力交爭乎？且江南之人最工輕薄，情之所鍾，不敢愛死。即鄙心時時萌之，沉麗人之才，素行不測。焉知不借君以為梯航，而密踐他約於前途？則震澤之煙波，錢塘之風浪，魚腹鯨齒，乃公子一杯三尺也。抑愚聞之，父與色孰親？歡與害孰切？願公子之熟思也。」生始愁眉，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曰：「愚有至計，甚便於公子，願公子不能行耳。」公子曰：「為計奈何？」客曰：「公子誠能割厭餘之愛，僕雖不敏，願上千金為公子壽。得千金，則可以歸報尊君；舍麗人，則可以道路無恐。幸公子熟思之。」生既漂零有年，攜影挈形，雖鴛樹之詛，生死靡他；而燕幕之棲，進退維谷。羝藩狐濟，既猜月而疑云。燕啄龍漿，更悲魂而啼夢。乃低首沉思，辭以歸而謀諸婦。遂與新安人攜手下船，各歸舟次。

女挑燈俟生小飲，生目動齒濕，終不出辭，相與擁被而寢。至夜半，生悲啼不已，女急起坐，抱持之曰：「妾與郎君處，情境幾三年，行數千里，未嘗哀痛，今日渡江，正當為百年歡笑，忽作此面向人，妾所不解。抑聲有離音，何也？」生言隨涕興，悲因情重，既吐顛末，涕泣如前。女始解抱，謂李生曰：「誰為足下畫此策者？乃大英雄也！郎得千金，可覲二親；妾得從人，無累行李。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。賢哉！其兩得之矣。顧金安在？」生對以：「未審卿意云何，金尚在是人篋內。」女曰：「明早亟過諾之。然千金重事也，須金入足下篋中，妾始至是人舟內。」時夜已過半，即請起，為豔裝。曰：「今日之妝，迎新送舊者也，不可不工。」計妝畢，而天亦就曙矣。新安人已刺船李生舟前，得女郎信，大喜曰：「請麗卿妝台為信。」女忻然謂李生：「畀之。」即索新安人聘資過船，衡之無爽。於是，女郎起自舟中，據舷謂新安人曰：「頃所攜妝台中，有李郎路引，可速檢還。」新安人急如命。女郎使李生：「抽某一箱來。」皆集鳳翠覽，悉投水中，約值數百金。李生與輕薄子及兩船人，始競大咤。又指生抽一箱，悉翠羽、明璫、玉簫、金管也，值幾千金，又投之江。復令生抽出某革囊，盡古玉紫金之玩，世所罕有，其價蓋不貲雲，亦投之。最後，甚生抽一匣出，則夜明之珠盈把。舟中人一一大駭，喧聲驚集市人。女郎又欲投之江，李生不覺大悔，抱女郎慟哭止之。雖新安人亦來勸解。女郎推生於側，而啐罵新安人曰：「汝聞歌蕩情，遂代鶯弄舌，不顧神天；剪綆落瓶，使妾將骨股血碧。妾自恨弱質，不能抽刀向儻。乃復貪財，強求繫抱。何異狂犬方事趨風，更欲爭骨。妾死有靈，當訴之神明，不日奪汝人面。只妾藏形貽影，托諸姊妹蘊藏奇貨，將資李郎歸見父母也。今畜我不卒而故暴揚之者，欲人知李郎眶中無瞳耳。妾為李郎，濯眼幾枯，翕魂屢散；李郎事幸粗成，不念攜手而倏溺如簞，畏多行露，一朝捐棄，輕於殘汁。顧乃焚此殘膏，欲收覆水，妾更何顏而聽其挽鼻！今生已矣！東海沙明，西華黍壘，此恨糾纏，寧有盡耶！」於是舟中崖上，觀者無不流涕，罵李生為負心人，而女郎已持明珠赴江水不起矣。

當是時，目擊之者，皆欲爭毆新安人及李生。李生暨新安人各鼓柁分道逃去，不知所之。噫！若女郎，亦何愧子政所稱烈女哉！雖深閨之秀，其貞奚以加焉！